



史通評釋卷第十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烏錄刊

內篇

雜述

辨識

自敘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卽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

家語注一

陸賈注一
卷
王韶之撰
晉安帝陽
秋非王韶
也

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
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
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推而為
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
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
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
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
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
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

汲冢注一

周稱五海
引隋志作
圈稱

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
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
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何嶠汲冢紀年葛洪
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
議時有可觀小說為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弃諸
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
之謂瑣言者也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
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
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
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

史通

卷二

二

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
史者也賢士貞文類象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
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
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
象于何不育求其恠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恠干寶搜神
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
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
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
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
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

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
錄之書皆計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
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
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
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
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
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
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
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
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

常璩注十
二卷
劉昞注十
八卷

此段文全
學漢書藝
文志

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施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爲之則苟談恠異務述妖邪求諸弘

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懲者如宮闈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棟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論遂使學者觀之瞽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六紛揉善惡相兼旣難爲覩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鄙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爲

常璩注十
二卷
劉昞注十
八卷

此段文全
學漢書藝
文志

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施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採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爲之則苟談恠異務述妖邪求諸弘

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闈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論遂使學者觀之瞽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旣難爲覩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鄙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爲

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
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
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
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褻殘固難以
接光塵於五傳竝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此玉屑滿篋良有
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弃故學
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
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
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
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釋名曰三墳
墳分也
論三材分
天地人之
始分也其
體有三也
五典典鎮
也制教法
所以鎮定
上下差等
有五也與
前解微異

評曰孝經緯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
有三墳神農時文字未著補史止言始嘗百草始有醫
藥惡能著本草經若是詳邪山經太史公已不敢言尤
表定爲秦書疑信者半安得云夏禹實著山經也太史
公刪世本爲史記孔子家語埒於魯論比之小說殊爲
不類

京兆于志寧字仲謐唐永徽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初志
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
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
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

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
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
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而黃帝以
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
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
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
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太史公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恠物余不敢言之也漢
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爲十八篇
固已不同尤衰定爲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隋志

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
傳以爲夏禹所記

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

史記注鄭康成駁異義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
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別
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顛以來至
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名字號與左氏合
春秋正義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

依憑又引世本氏姓篇言十國皆任姓

樂資晉著作郎山陽公漢獻帝禪後魏降封為山陽公
譙國戴逵字安道晉徵為國子祭酒不至著竹林七賢
論二卷

高平王粲字仲宣魏侍中著漢書英雄記十卷

蕭世誠梁元帝字著懷舊志九卷

范陽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辨通侷不羈北齊黃門侍
郎入周不得志乃為孤鴻賦以寄情其序曰余志學之
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
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

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翹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
本驚拙性實踈嬾有知己傳一卷

晁氏曰西京雜記二卷晉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
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後
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為十卷

句容葛洪字稚川于寶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求為
句漏令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內篇言黃白之事外篇
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通一百一十六篇今存四十篇
刻在山東

劉義慶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

西京雜記
抱朴子世
說今俱存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

世說新語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七情

唐志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

四考陳氏曰然數二卷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時更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略曰子雲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唐藝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殷敬家傳三卷陸景獻吳郡陸氏宗系譜一

卷

隋志漢議郎圈稱陳留者舊傳二卷唐志云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蜀志陳壽著益部耆舊傳十篇陳術續傳二卷○唐志虞預會稽典錄二十四卷

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南豐曾氏序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

七父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竝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

扶風梁鴻字伯鸞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自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唐志孝子傳蕭廣濟王韶之皆十五卷又讚三卷師覺授申秀孝友皆八篇宗躬二十卷虞盤一卷徐廣三卷梁武帝三十卷鄭緝之讚十卷

范陽祖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恠書

評曰玉海云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里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陸澄書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山海經水經黃圖洛陽記二洛陽宮殿簿洛城圖述征記西

征記婁地記風土記吳興記吳郡記京口記南徐州記
會稽土地記會稽記隋王入汜記荊州記神壤記豫章
記蜀王本記三巴記珠崖傳陳留風俗傳鄴中記春秋
土地名衡山記遊名山志聖賢冢墓記佛圖記遊行外
國傳交州以南外國傳十洲記神異經異物志南州異
物志蜀志發蒙志任昉書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三
輔故事湘州記吳郡記日南傳江記漢水記居名山志
西征記廬山南陵雲精舍記永初山川古今記元康三
年地記司州記并帖省置諸郡舊事則地理之爲書亦
多矣不獨荊州記華陽志三秦湘中已也

湘中山水記三卷晉侍中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
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疑亦後人附益

中興書目關中記一卷晉葛洪撰載長安山川及宮殿
陵廟唐志云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晉太子洗馬著作郎著洛陽記

晁氏曰三輔黃圖三卷按經籍志有黃圖一卷記三輔
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等卽此書也不著撰人姓名
其間頗引劉昭漢志然則出於梁陳間也

通考歷代宮殿名一卷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及僭
偽宮殿門闕樓觀園苑池館名無不畢錄按李昉宋人

家君合西
京雜記刻
於潮州名
曰秦漢圖
記

也史通建康宮殿雖非此書想當具載其中

晁氏曰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後漢郭憲子橫撰其序言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諒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晉王嘉定子年嘗著書百二十篇載伏羲以來異事奇說名拾遺記十卷書逸不完梁蕭綺綴拾殘缺而敘錄之

拾遺記今
存刻在碑
海內

燉煌闕駟字玄陰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牧犍重之拜尚書

左襄二十九身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自鄆以下無譏焉

辨職第三十五

若之之字
衍

夫設官分職佇勳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之斯乃為難遇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勸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若三者竝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護三代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獲而近古喜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

護一作藉

吳本乃尤
下有之尤
二字

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
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
國史和士開惣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
指搗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抵
監史爲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不懈
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載
言記事藉爲模楷擗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
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思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
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旣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
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

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職辨名洛
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大咲可爲長歎也曾試論之世
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
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
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
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
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
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
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
能及斯固素食之窰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

卽孔子春秋成於洙泗而出於末年

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理愜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則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窮上

雷音凋器也故音幹取亦也

下究壽夭乃作內經著之王版藏於靈蘭之室岐雷與俞跗又能察明堂審跡息演倉穀而握靈樞推賦曹而慎鍼灸巫彭桐君能處方盪餌瀦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延校彈壓桐雷卽雷公桐君也唐志有桐君藥錄三卷雷公藥對二卷今醫書有雷公炮灸方

謝靈運山居賦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

左成四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注周文王太史又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怨

史記曰周武王既立命史佚展九鼎保玉倚相楚左史

祇音支又音祁

也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左昭十二楚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臨漳和士開字彥通齊尚書左僕射封淮陽王與太后亂故曰辟陽長信長信呂不韋辟陽審食其也漢初有審食其

酈食其趙食其三人以六國時衛自司馬食其並慕其為人故以為名

評曰考魏伯起傳後主卽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由是言之士開掌五禮非掌國史當士開時魏史久就矣史通此引似誤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愛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為諸兄說之

子玄自序不序世系彼於序傳篇中嚴駁自人難以

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暮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謀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議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來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典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木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

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恠前書不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情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宋城朱敬則沛國

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剛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

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

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

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八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

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

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

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

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

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

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

心也

枘音納木

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
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
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六公
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
南已後作者絕無必商確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
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
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
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
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
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

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
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
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
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
難錯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
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殊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
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
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
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
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憊芥者矣夫其

自序至此
稍涉誇尚

懣音嘖

馮衍字敬通

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楊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楊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楊雄苦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致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

語音皆即

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語无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爲范跋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旣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

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覩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徐堅字元固東海徐齊聃子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

亳州朱敬則字少連武后稱制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

乃請高史古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可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聖君賢臣所以畏懼

劉允濟傳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耳

常州薛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登通貫文史善識論根證該審與劉子玄齊名調閣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輔闕景雲中爲御史大夫

考什翼健卒
於晉簡文帝
元年辛未後
五十年而晉
始亡安得云
健繼晉也行
冲徒知尊祖
而失實矣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景雲中授
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
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山石
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
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健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
之

吳兢浚儀人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議詔脩國史
遷右拾遺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悟時人病其
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
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

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
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
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証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
歎其直說屢斬改不許世謂今董狐云

壽州裴懷古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頻遷御史
幽州都督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
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淮南王傳安為人好書招延賓客方術之士數千八作
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亦二千餘萬言入朝獻內新出上秘之鴻烈二

十一篇其二十篇原道倣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
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汎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
間脩務恭族而終之以要略

楊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
恠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
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
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
常用法應之譏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
著獨著其目學行吾子脩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
先知重黎淵騫君子迄至

凡字仲任上虞人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
俗儒守文多失其真六閉目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墻
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
異正時俗嫌疑充造養性書十六篇

應劭傳初劭父奉爲司隸時竝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
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世行事著
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
不典後世服其洽聞○中興書目風俗通十卷案隋志
本三十一卷今存十卷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
窮通祀典恠神山澤

劉劭黃初中爲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
皇覽後與荀悅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景
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說略一篇又著樂論
十四篇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中興書
目人物志二卷述人性品有上下材質有邪正欲考諸
行事而約之中庸十二篇九證體別流業才理才能利
害接識英雄八觀七繆效難釋事○李德裕人物志論
以爲索隱精微研幾玄妙然品人物不倫以管仲商鞅
俱爲法家是不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
能是不辨清麤之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
給是謂口辯樂毅曹公二生是也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
祖項羽是也

舊唐志儒家典語十卷陸景撰文選註引陸景典論

南史劉勰字彥和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原道至序志末各各系贊沈約謂深得文理
評曰史通考究精覈義例森嚴一團光彩不可磨滅四
千年后陸太史之翻梓張觀察之手校家君又命延爲
評釋皆子玄之張陸也予嘗評之子玄之似雄者四其
不似者三而後來張陸不與焉太玄無主無名要合五
經史通疑尚書惑春秋其不似雄一法言降周迄孔成

于王道史通罪周駁孔其不似雄二法言譔學行譔脩
身譔問道史通無一語及於學道其不似雄三雖然雄
亦有不似子玄者三雄劇秦美新子玄在則天時有直
言脩則天實錄有所改正忤於三思雄不如也雄寂寞
投閣子玄作思慎賦見稱李嶠屢求罷史職不與蕭宗
之難雄不如也童烏預玄其後亡聞子玄六子三孫俱
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雄不如也嘗以此語家弟太太
曰兄可謂子玄忠臣
漢書范跋作遂孟堅曰楊子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
人皆習之惟劉歆及弟遂敬焉

晁氏曰吳范望叔明之太玄經解十卷其序云子雲著
玄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
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隈今以陸爲
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
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序以子雲爲聖人
云○晁氏又曰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
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註經及首測宋惟幹通註陳漸
演玄吳秘章義七家爲此書自慶曆至元豐凡三十年
始成溫公序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沒後知
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蓋

下之道雖有善者莫以易此矣

史通評釋卷第十一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馬錄刊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於其功也名也莫不

蜉音浮
音由蜉
朝生暮死

躡音脚卽
莊躡也
商臣冒頓
皆弑父賊
子

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
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
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躡商冒之
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未滅者
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
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
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
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
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
博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哉

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頡音欬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
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
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
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
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
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
修於周室名目旣多職務咸具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
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

厲音眼

相譽高周楚晉則伯也晉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
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
猶有直臣書通檮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
對賓書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
御史書某月鼓瑟鼓金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
也然則官雖無關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按
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
太史高勢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
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

三石自益

褚先生名
少孫

颺音揚

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
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
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
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
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
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
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
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其二條

評曰大戴禮虞史伯夷班彪略論唐虞三代詩書所及有史官以司典籍注云夏太史終古殷太史高摯周太史儋則虞夏殷周史官之名大略可紀而史通云史官肇自黃帝脩於周室似於四代未免遺焉

歸雲集或謂倉頡爲黃帝史官其謬蓋始於宋衷爾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未嘗言爲史官也衷乃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而韋誕傳玄皇甫謐輩皆從其說不及考辨然河圖說徵稱倉帝鴻烈解稱史皇說文稱頡皇曰帝曰皇豈人臣哉故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爲古帝不得稱爲黃帝史官云又曰黃帝

主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凡盤盂邊豆奩鏡劍履輿席巾杖弓矛戶牖之間莫不注銘以示勅戒孔甲之銘周公嘗誦之於成王矣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凡巾之銘孔甲有盤盂之戒杜甫亦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或以爲夏孔甲非又曰黃帝史官孔甲夏后亦有孔甲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孔甲評曰據歸雲之論倉頡古帝非黃帝之史臣孔甲爲史非夏王之孔甲又史記載武王立社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則尹佚周臣也史通曰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孔甲非史臣尹逸非殷人豈別有所據邪佚與

逸同史記無逸作無佚

孫伯鸞孫伯字鸞名司晉典籍故稱籍鸞

夏太史令終古黃帝裔任姓之後也終一作佟一作洛
高勢一作向勢屠黍歸周威公俱見呂氏春秋先識覽
困學紀聞說苑晉大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
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
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
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
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又矣
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謂知幾

游楚子南

左昭元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甲段游吉駟帶私盟于
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
曰七子子產弗討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黑
自欲同於六亂卿故曰七子

胡母姓敬名姓苑云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
近取母邑故為胡母氏又志云蒼頡七章秦丞相李斯
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
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

索隱曰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
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

褚先生一
云會稽人

成間常稜云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
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馮商續七篇常昭曰
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
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
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藝文志又
有待詔馮商賦九篇

南陽張衡字平子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
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東漢安帝時爲大史令作
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侍中領太史令陳壽曰高

青龍魏明

帝改元時
有青龍見
井中

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
評曰崔瑗稱平子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陳壽贊升
平志存匡君發於忠誠讀思玄賦與高堂奏議可想見
其爲人不徒知占候已爾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
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
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
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
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

作竟無它稱 其四條

論衡楊終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掾史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召在蘭臺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雲南通志永昌有哀牢山在府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為哀牢非也故牢王國為是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大和魏明帝改元

康晉惠帝改元

變字疑

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

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 改佐著作

郎為著作佐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

則秘監職司其愛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

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

華嶠陳壽陸機東晉江左之王隱虞預于寶孫盛宋之徐

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

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

劉洙謝昊顧野玉許善心之類是也 其五條

高陽許善心字務本隋黃門侍郎撰方物志煬帝嘗言

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教善心與崔祖濬撰
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著梁史未就歿善心修續家書
後死於字文士及之難

郤音隙

陳壽薛瑩
華嚴俱注
十一卷孫
皓降晉封
歸命侯

至若偏隅謂蜀夷仗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蜀志
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
書籍斯則典校無明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
官者得非厚誣謗葛子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
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嚴為其右又周處自
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其六條
評曰陳壽譏武侯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違

災異靡書第考壽志章武二年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
十餘里中廣數十丈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
赦改年何其言之自相左也子玄以王崇許蓋郤正駁
之當矣第未有蜀史可稱豈官即設史未就邪蜀志注
雖引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隱盛皆晉人也譙周有蜀
本紀考周仕蜀為光祿大夫亦未為史官豈降魏後作
邪

蜀志郤正字令先偃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郎至今當世
美善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後主東遷
洛陽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舍妻子單身隨侍時論

嘉之

嘉平偽漢
劉聰改元

苞音包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其欲造國紀以其叅軍郎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其七條

公師或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為劉聰所誅中黃門凌脩與中常侍王沉等寵幸用事構或與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聰一日而尸七卿公師姓或音舒

辛晏阻兵於枹罕張駿譙羣寮於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耻乎駿納之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

譯曰亦傳
言也

每上奉旨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及洛
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
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
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評曰史通云谷纂山偉更主文籍考魏史亡谷纂姓名
止李延壽山偉傳云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浩高允李
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纂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
天穆及介朱氏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
之餘人是以纂偉等更主文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
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

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所云纂偉纂
儁山偉也豈誤以纂儁為谷纂邪纂儁另有傳

纂儁字櫛顯洛陽人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為滄
州刺史孝武帝入關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山偉字仲才洛陽人其先居代偉涉獵文史孝莊入宮
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孝靜初除衛大
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
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
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雖易而

諡字疑

虬音舊虬
一作蚪
王劭注卷
大業隋煬
帝改元

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
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頴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
一時也其九條

河東柳蚪字仲盤周文帝時秘書丞領著作修魏書注
上言史官書善...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人以
為讜

鉅鹿魏收字伯起魏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
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修國史齊
受禪詔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帝敕收曰
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大

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
郎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
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
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
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
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
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之搜採亡
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書成眾口誼然號為穢史齊
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

魏澹字彥深季景子收族弟也齊殿中郎中書舍人與

澹字彥
淵避唐

李德林脩國史隋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
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
恭帝為十一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
九十二卷義例與收多異

丹楊諸葛穎字漢隋著作郎煬帝甚見親幸穎因隙多
所譖毀人謂之冶葛撰變駕北巡記一卷幸江都道里
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

梁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
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厥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
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感字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

宋本詔全
文作小字
注

稱曰朕甚惜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
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脩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標
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竊聞近日以來但
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
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眾所推者錄名進內自
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脩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
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曲始成虛設凡有筆
削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
辭見憚敬播以敘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
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其十條

武德唐高
祖改元長壽
武后改元
李仁實牛
鳳及詳十
二卷

李仁實頓丘人官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

蒲州敬播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杭州許敬宗字延族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約皆除名敬宗爲言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卽位進中書令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譏信而詳又敬宗竄改不平專出已私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動代舊載史

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一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左右上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卽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約褚遂良上官

李安期注
上二卷

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
竝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
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
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別曹立三十一條
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

穎川庾自直隋著作佐郎化及後遷與之北上自載露
車中感激發病卒

崔濬祖唐書作祖濬

餘姚虞世南隋秘書郎貞觀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
館學士

蔡允恭武德初為秦王府參軍

博州呂才貞觀時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

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

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其圖以聞允

恭記其舊與才正同

蕭約瑀從子梁明帝孫也永徽中諫議大夫弘文館學
士

褚遂良字登善亮子貞觀中起居郎遷諫議大夫拜中
書令後以諫立武后貶愛州卒

陝州上官儀字游韶貞觀初弘文館學士高宗時進

史通

卷十

古

西臺侍郎麟德元年坐梁主忠事下獄死中宗時追贈中書令

蘇州顧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加弘文館學士

常州高智周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溫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葭父之罷為御史大夫

邙音佩彤音同管叶古反

又按詩邙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撈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

明德注十卷

隋志魚豢撰典畧八十九卷唐志魚豢魏畧五下卷

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用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官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公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正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

評曰考邙風靜女其蠻貊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澤女美注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史通

史通

卷上

五

可

以爲女史記事之所擗者似筆也子玄當另有據又考韻書彤丹飾也赤也詩言彤管有煒注煒赤貌豈丹筆邪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八曰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公曰不可爾勿憂吾將圖之

列女傳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願生同樂

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妾不敢聞命於是王悟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剛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頌而成其歸一矣其

三條

評曰書記於當時難剛定於後來易故南史兄弟不免其身董狐非看亦南之續矣孟堅承祚得從容優游以

卒漢書國志之業而無南董之既時異故也孟堅瘦死
乃當實之過非作史之尤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
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無實按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
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
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
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酒麴蘖酒徒之狂
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
喜居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
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

逸字叔師
籍字嗣宗

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爲美
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
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
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爲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
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効歟其十四條

延按末四句疑有脫漏

國

大

卷

七

可

